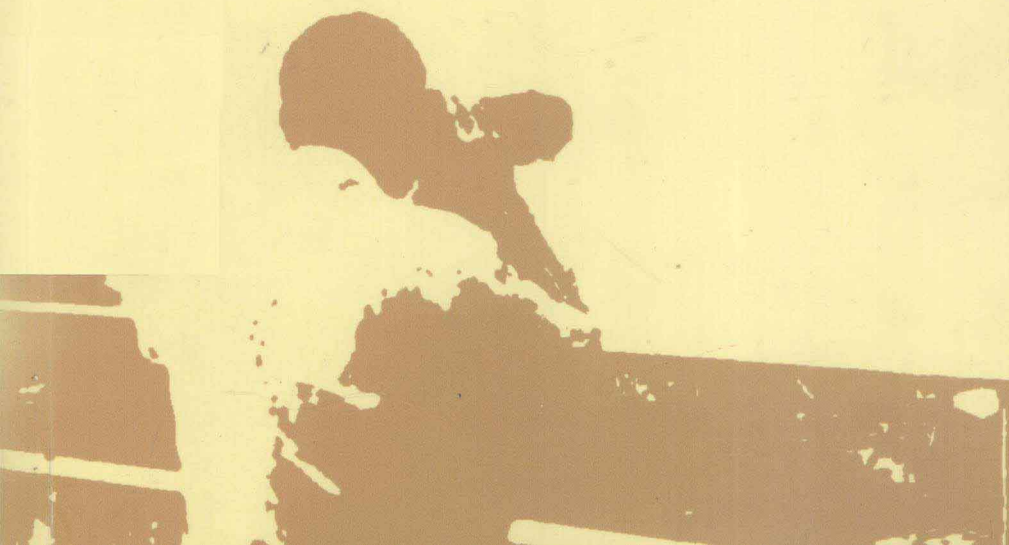


史实

我用永不忘的主题，写下我一生的经历。
永不忘，就是过去的苦难不能忘，
受人恩果不能忘，艰难经历不能忘，
今天的幸福对比过去的贫苦也不可忘。



前言

永不忘

我用永不忘的主题，写下我一生的经历。永不忘，就是过去的苦难不能忘，受人恩果不能忘，艰难经历不能忘，今天的幸福对比过去的贫苦也不可忘。往事虽如烟，回忆起来仍如昨日，我现在写的是真实的故事，十多年前我还在工厂打工的时候，也曾执笔准备写下来，无奈工作忙，业余时间有限，精神集中不起来，刚开始写得不多就搁下来。打工到六十九岁，退休之后本想即时执笔写下来，可是一旦没有工做，精神空虚，自己又偏爱玩麻将。公元2003年12月25日离开工厂就与友人玩麻将，虽然玩了半天，余下的时间又有其他杂务工作，虽然每日每时都很想趁自己精神旺盛的时候写下来，殊不知玩物丧志，退休二年了，因为贪玩。我日夕想写下来的真实故事，险些又搁浅了。今天非下决心不可了，遂于2006年2月9日，即农历丙戌年正月初九日立下最大的决心。戒去贪玩的瘾癖，执起笔来，把我所亲身经历，亲眼亲耳的所见所闻写下来，希望读过我的故事，热爱祖国，热爱家庭，和睦亲友，在学校读书的，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参加社会工作的要团结同事，发奋图强，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多作贡献，做一个高尚的人。



目 录 CONTENTS

2008 年9 月

第一部 儿童篇

旧社会的贫苦家庭情况	3
我的家乡和我的家	5
童年的苦难	6
亡国恨	8
大祖母活活饿死了	8
外婆死了，堂表哥被地主溺死	9
大舅父被日本鬼子活活打死	10
二舅父含冤死	10
母亲的娘家	11
小生意的破产	11
跨过堂叔公的尸体	12
幼年时的悲惨见闻	12
逃难	14
入住鬼屋	16
死里逃生	16
眼疾	17
做卖菜的小贩	17
出卖体力——挑水	18

割草	20
救命恩人终生难忘	20
女仆人的施助	21
左邻右里——左邻	22
左邻右里——右里第一家	22
左邻右里——右边第四户	22
穿“碌曲”裤	24

第二部 读 书

开学了——入读私塾	27
小土匪	28
济贫——义校	28
同窗好友	29
第一次被母亲痛打小腿	30
庆祝抗日胜利	31
迁 家	32
再读私塾	33
妹妹出世了	33
搬家又转学	34
再搬家	34
再读私塾	35
追忆杨老师二、三事	36
童年逸事	36
雷地街的故事	37
不友善的同学	38
找零用钱——担大鼓	38
找零用钱——担食箱	39

找零用钱——派财神	39
找零用钱——扎“碌”灯	40

❧ ❧ 第三部 生 活

容奇的生活 (一)	43
送菜 (1)	43
送菜 (2)	44
送菜 (3)	44
送菜 (4)	45
送菜 (5)	45
容奇生活 (二)	46
容奇生活 (三)	46
童年生活的美好记忆	46
容奇的故事 (一)	48
容奇的故事 (二)	49
容奇的故事 (三)	50



第四部 成长篇

学艺谋生	53
友善的大师兄	54
慈祥的师父——蔡廉	55
容奇再学艺	57
小贩——德叔	57
容奇挑水的故事	58
挑水遇险	59
恐怖的深井	60
食用水塘的水	60
合作机器厂二、三事	61
学艺的艰辛	62
快乐的伦敦糖厂	62
伦敦利国糖厂的轶事	64
1、美好的生活	64
2、学文化	65
3、参加省的第一届青年节	66
4、赴省干部学校学习	67
5、连升三级	68
6、收工资的喜悦	68
7、恋 爱	69

第五部 人生经历

迁 厂	73
走失队员	73

遇险不惊	74
猪脚尖饭	75
椰子无肉可食	76
海岛的南端	76
厕所风波	77
工 潮	77
不懂什么是大跃进	78
严重误会	79
一厂边十六厂	80
艳 福	80
没有良心	81
晚晚开会	81
鸡公虫	82
七姐妹	82
探 宝	83
自然与科学	83
水是生命	84
粮 食	84
暗 恋	85
超科学	86
吃死牛	87
地方趣事	87
放 察	88
盛情难却	88
目不斜视	88
全裸浴	89
老者劳，青年逸	89
蒸 鱼	89



第六部 转 折



回 乡	92
户口与粮食	93
找工难，生活更难	94
生产自救	95
争取镇委领导支持	95
找镇委书记的密友作中介	95
此法果然奏效	96
一炮打红	96
小社并大社	97
惜别伦敦	97
五金制品社	98
渡难关之一	98
渡难关之二	99
渡难关之三	100
工厂的升级	100
工厂的衰败（一）	101
工厂的衰败（二）	101
迷信风水之一	102
迷信风水之二	102
迷信风水之三	103
迷信风水之四	103
论风水和鬼神	104
图谋翻身	104
倒 闭	105

第七部 夕阳篇

余 辉	108
幸 福	108

第八部 杂 记

倚门倚闾	110
外 工	110
食的艰辛	111
真正的美食	112

第九部 旧中国的社会百态

龙 江	115
中山大黃圃	116
大 良	117
容 奇	118
伦 教	119
影集	120
后记	123
读大哥的家史	124

第一部分

儿童篇





父 亲



母 亲



父亲年轻时的照片



父亲年轻时的照片



我年轻时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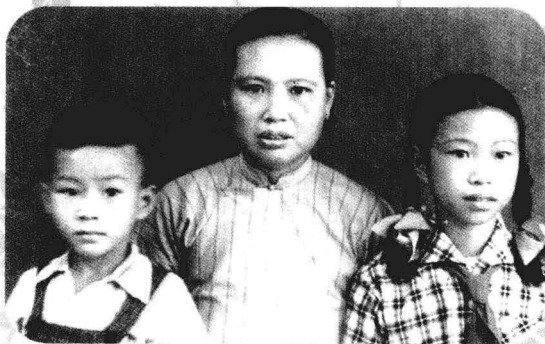
积极向上的青年



少年求学



88 年春节，父亲母亲合照



摄于 1960 年，母亲与三妹、四弟

旧社会的贫苦家庭景况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分不清什么是“新”、“旧”社会，在旧社会生活过的人，都深知过去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和压逼，民不聊生。旧社会的时候，我的家庭景况又怎样呢，下面我就细说其详。

我出生于一九三五年，当我五、六岁的时候，家里有两个祖母（祖父早逝，为什么有两个祖母呢？以后叙述），父母亲，还有一个还未学会走路的弟弟，一家六口人，以我童真感觉，一家人和和睦睦，平平安安，

日子过得还算好。我的记忆里，父亲出外打工，很久才回家住两三天，在家时经常带我逛街市，把我骑在他肩上，我觉得很害怕，父亲觉得我颤抖不已，不住喃喃地说：“生人唔生胆，”——胆小鬼。我幼时，幸福地享受着父爱，母爱的伟大，一下子说不完，以后逐一说来。母亲的出生是农民，经常去割草卖给别人来喂鱼，虽然所得有限，亦可补充家庭经济生活。我的大祖母姓甚名谁，父母亲也说不出，我自然更知道了。



摄于莘村旧居

我记得幼时，大祖母对我很慈祥，我也很敬爱她，称呼她叫沙婆，沙婆这个称谓，恐怕查遍古今中外辞典也没有这个称号。为什么我说叫沙婆是对大祖母的尊敬呢，大祖母对我说往事，原来沙婆出身微贱，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婢女，她自幼失去父母，不知自家姓氏，受尽了有钱人家的什么家规，主人将其逐出家门，嫁给我的祖父。祖父家贫，而且又长外打工，在封建统治的旧社会，出身微贱的人，要受尊称奶奶或嬷嬷都不能，真是十分不平等啊！幸好，沙婆不介意，只要听到我叫沙婆，她就欢欢喜喜地叫我乖孙，叫我听话，希望我快高长大做一个出人投地的人。她经常将大人穿破了或不合穿的衣服折开来，改成小衫小裤给我穿，她

还有一手绝活，利用这写破旧衣服做成小鞋子卖给别人，所得很小的收入也拿来补家庭生活，她是一个十分伟大的女性啊。现在回忆起来，我都总觉得有无限的怀念和无限的悲伤，她的故事以后还再叙述。

二祖母清楚地留下姓名，她姓黄名月桂，但是家乡何处，则无人知晓了，肯定是贫苦出身（以后再讲）。二祖母是我父亲的亲生母，她在家中也很有尊敬我的大祖母，家庭和睦，对我特别关怀，她是个典型的家庭主妇，但也有一些绝活，可以制作一些糕点和菜肴之类，街坊邻居里要办红白大事都要请她帮忙，从中也赚些零碎钱帮补家计。就这样一家人本来可以清清淡淡平平安安地过渡下去，谁料风云突变，在我有限的儿童时代也历尽了许多人间悲惨事，在我的一生中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77年全家福

我的家乡和我的家

我的先祖恐怕是从别的地方逃难到顺德龙江定居的，那么我们就算是龙江人吧（祖籍何处，待后再述）。我幼时家有两个祖母，父母亲及一个小弟弟，父亲是数代单传。祖父孔继兆一生都是打工仔，长年被老板差遣到阳江采购做迷信品的衣纸，家穷，先娶的大祖母是婢女，但也夫妻和睦，大祖母曾生养过两个儿子，不幸都在十三、四岁时夭折。祖父在六十多岁在阳江娶得我的第二祖母，这时二祖母还很年轻，苦难的人家，时年不足三十就嫁我祖父，老夫少妻，以后就定居龙江，从没说及自己父母及亲人家居何处，甚至连父母和亲人的名字也说不出。幸好，祖父六十四岁时，二祖母生下我父亲，不久，祖父离开了人世了。父亲到十四岁那年，家贫辍学，出外打工，刚出身就在龙江一家水货摊（龙江叫卖蔬菜作卖水货）打工，脚板长时间被水浸湿，不久脚底溃烂，抵受不住，后经邻人介绍到大良协安隆机器厂学艺，从此成为一个技术工人。



—— 父母亲、我、二弟和三妹 ——

我幼年时到长大都叫父亲“亚叔”。原来儿时多病，

一家人怕我好似先前大祖母生的两个儿子早逝，按过去的封建观念，就将我过继给死去的伯父，寄托于鬼神来保佑我平平安安长大成人，托赖神灵，我几兄弟姐妹都茁壮成长，大家都叫父亲“亚叔”。二祖母是父亲的亲生母，我们叫他嬷嬷，但她的同辈人，左邻右里的人都叫她亚细（恐怕是妾侍的贱称了）。



我的名是二祖母起的（以后几个弟妹都是由她起名）按照孔家族谱，我这一代是“昭”字，她替我起名叫昭培，她说：孔家数代单传要培育多几个孙子云云。后来二弟四弟出世了她给他们起的名字是昭根、昭稳。将昭字抽出来，我三兄弟的名分别是培、根、稳。二祖母多次讲，培养根苗稳稳定定，个个长大成人，发扬孔家。我的三妹她起名叫群兴，取意是一家人都兴旺发达。上一代对我们的寄托是何等倚重啊。

我幼时因家贫，二祖母与我同床睡，以前的冬天是特别冷的，祖孙二人盖一张薄棉被，下无垫褥，冷得瑟瑟缩缩，二祖母不住地叫我背紧靠她的背，这样大家都会暖和些。我听二祖母曾对邻人讲：“小孩子是火人”意思是小孩子体温比较高，背靠背、互相取暖，互相依靠。

童年的苦难

童年的苦难，是我一家人的苦难，我至亲亲属的苦难，我受过生死只差一线的苦难，我不说出来，除父母之外，别人知道的不多。这里让我先讲一个笑话。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九年全国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经常搞阶级教育，忆苦思甜，吃阶级餐。在群众大会上诉苦，都是在旧社会受压迫剥削，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苦大仇深自不堪言。谁知闹了一个笑话，大约一九六八年间，县二轻局与镇委发动二轻一机厂全厂四百多人，由镇武装部带队从大良步行到西海（越七、八公里），西海是抗日根据地，到那里听革命老人陈九叔讲抗日斗争故事，其中要开一个忆苦思甜大会，每人都要吃一顿阶级餐。阶级餐是过去贫苦的劳动大众没有米粮，只能采集野草、野菜、树皮等来充饥，这顿阶级餐目的是要唤起群众的“不知过去苦，哪知今日甜”的对比感受。我被派遣去找野菜中的其中之一。新中国建立差不多二十年了，过去许多荒地和烂屋地几乎没有了，找野菜只能到田基上，河边上，都是野菜居多，我们洗干净熬煮之前，放入了小许大米，姜、油、盐，可以说太子也吃不坏，当时有些未尝过苦的青年怕死不敢吃，我是吃野菜长大的，心中很鄙视这种人，更有甚者，我车间有某青年（保留别人私隐，这里不便公开姓名），看见别人上台声泪俱下地诉说自己过去抵饥挨饿的苦难惨状，他也学着别人的样子上台哭诉：（日本鬼子侵占了我的家乡，我未见过日本鬼，

父母带我逃难到中山去，没有饭吃，餐餐食鸡。真是天大的笑话，在这样肃穆的会场上，谁也不敢笑出声来，因为如果被发现了就会被运动的积极分子揪出来，认作阶级异己分子，要遭受严厉的批评斗争。运动结束之后，许多工人作为口头禅来唱，作为闲聊的笑话。

我幼时自有记忆能力开始，没能想起那一天那一顿吃过香喷喷的白米饭，或且吃过一次香美肥腻的鱼和肉，但我却十分清楚地记得吃过的野菜，现在能说出的有：野苋菜、苦麦菜、勒苋菜叶，苦地胆、崩大碗、瓜子菜、九干菜、桑椹（龙江叫桑鹑、桑树的果实）。总之听别人说吃不死人（无毒）的都吃，全无一粒米或一滴油混合来煮。有一次吃了过天辄种子开充饥，三婆孙都腹如雷鸣，狂泻不止，幸好父亲从外地归来，分别精心料理才免于难。

我的家乡是以农业为主，大多是种桑养鱼的，桑树的果实熟了的时候，二祖母带着我兄弟二人到桑树地里偷摘桑椹来充饥，桑椹熟了的时候呈黑红色，汁水是红色的，味甜，摘取时不小心会挤出汁水，先是染红双手，又染红了上下嘴唇，回家路上，难盖迷彰，曾有几回碰见桑地主人，他见我们三婆孙惊得颤巍巍的只狠狠地责训一顿，幸好没有拉去刑罚。

我家邻居是一户比较富有的，这家人有一小孩与我同龄，经常捧着一碗白米饭坐在自家门口吃，二祖母每次都不让我多看一眼，怕我口馋，又怕我难过，迅即把我拖回家千万叮咛说：等你快高长大了，大个仔赚到钱了，我们也会有“艮虾仔”白米饭吃了。他形容人家现在吃的是白溜溜，颗粒分明的，好似艮白色的小虾一样，多么诱人啊，此后我怕看见这个小孩拿饭上街吃了。

父亲有时从外地带钱回家，二祖母多是去卖鱼档买一些鲢鱼肚翅（做鱼煮起来的骨）价钱自然是便宜的，又买些大米，然后煮饭蒸鱼骨给父亲吃，那时我就要沾光了，我们父子吐出来的骨头，稍有带着一小丁儿肉的，祖母都翻食得干干净净，吃剩的余汁也用舌口吸干净，锅底残留的粥水用手指刮干净，正是俗语说：唔穷唔吸壳（壳是指勺子），不是怕浪费，而是肚子太饿了。

可怜上一代的老人，到死也未能吃上顿艮虾般的丝苗白米饭。我的童年全靠吃谷糠野菜挨饥长大，侥幸死不去，但我亲眼见到有许多亲人含怨含恨地被日本鬼子，被地主恶霸活活打死、害死、受饥荒活活饿死，说起来不胜伤痛，下面我就逐个说出来。



亡国恨

我四岁时，日本鬼子已侵占到我的家乡，日寇的奸淫掳掠，残杀中国人民，罪恶累累。有一个晚上，日军放火烧毁我家一河之隔的对岸商铺十多间，当时大火冲天，又不时听到冷枪声，燃烧物的爆炸声，通红的火削满天飞扬，一片片落在我家屋顶上，二祖母爬上屋顶上扫，不住的叫“好热啊”。肯定是烫手烫脚了，母亲背着我，很怕烧着屋子，已做好了逃亡准备，祖母和母亲不住地念佛，希望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助我们脱离灾难，我已害怕到大口大口地呕吐，柔弱幼儿绝境彷徨苦不堪言。

亡国的屈辱亦憎亦恨，日寇侵占到我们的家乡后，主要路口都有日军荷枪实弹在此把守，经过他的岗哨，必须向他礼行鞠躬，否则就动手打人，父母亲都被他们打过，在黄围住的时候有人被拉去灌辣椒水，九死一生，国耻难忘啊。

那时候盗贼又四起，打家劫舍的土匪，我们叫他作大天二，大天二拦路勒收保护费（即买路钱）。社会很不安宁，民不聊生，打工仔、穷苦人饥寒交逼，所以就有上述靠吃野菜充饥渡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难重重，惨不堪言。

大祖母活活饿死了

我尊敬的沙婆（幼时对大祖母的尊称），慈祥的沙婆，她很爱我，我也很喜欢她，家中虽穷，婆孙老幼乐也融融，在挨饥的日子，每天都由二祖母及母亲携带着我兄弟二人，每人拿住一个瓦钵，行去镇上一条叫筷子街的地方，那里有赈饥粥分，排队的穷人很多，每人限一铁勺，相当于以前的八角饭碗的容量，粥里有黑豆同煲，据说是防止吃得粥水多会患水肿病，疾病严重会死人的，致于所谓赈饥粥是当时统治者或者有钱的善长仁翁来发放，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分得四钵回家，分作五分人食，亦可解决一时的饥困。有一天讨粥回到家了，二祖母和母亲必走去